郑/媛/纯/情/小/说/系/列

[台湾]郑媛 著

BOLIXIE 玻璃鞋

下部

当年那个强硬的男人，现在成了失乐园的主人。

她死了，但另一个她还活着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BIXILIE

神秘的智珍，
与欣桐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？
抑或她就是欣桐本人？
但是欣桐之死又如何解释？
利曜南精心设计了每一次会面，
目的是揭露智珍的真实身份，
复杂的人物关系使智珍惊骇，
利曜南的“希望”能否成真？



ISBN 7-02-005142-1

9 787020 051427 >

ISBN 7-02-005142-1/I·4033

(上下两部)定价： 30.00元

郑/媛/纯/情/小/说/系/列

[台湾]郑媛 著

BOLIXIE 玻璃鞋

下部

她死了，但另一个她还活着，
当年那个强硬的男人，现在成了失乐园的主人…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神秘的智珍，

与欣桐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？

抑或她就是欣桐本人？

但是欣桐之死又如何解释？

利曜南精心设计了每一次会面，

目的是揭露智珍的真实身份，

复杂的人物关系使智珍惊骇，

利曜南的“希望”能否成真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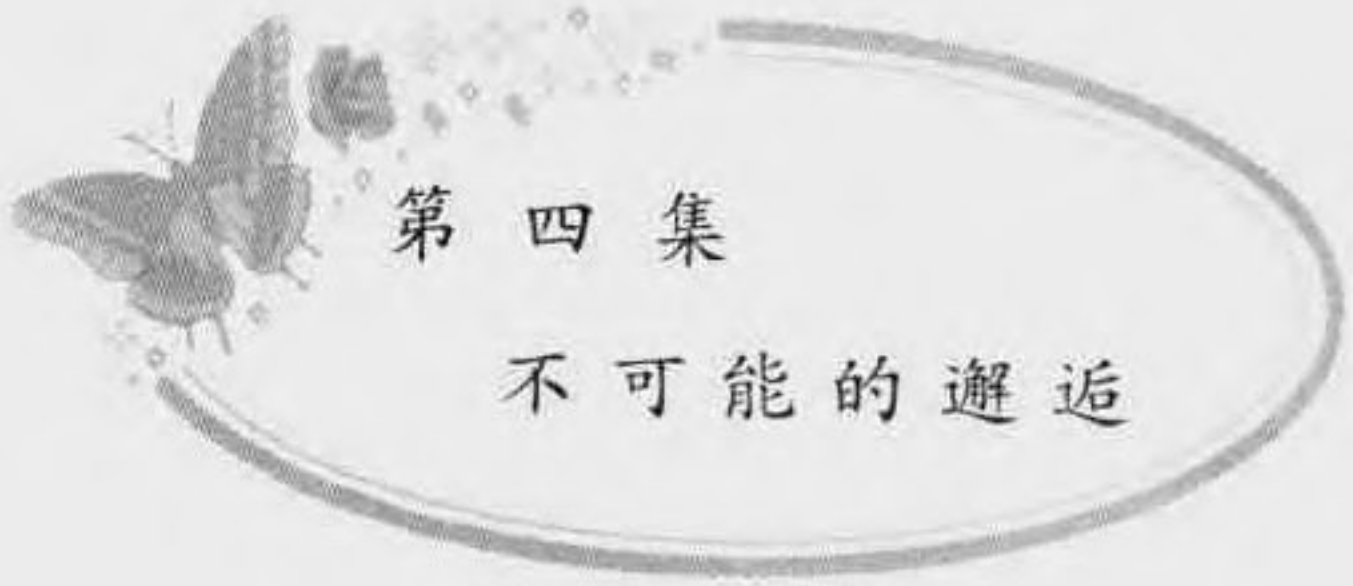
目　　次

第四集　不可能的邂逅 …… 1

第五集　以爱为名 …… 109

第六集　深蓝的永恒 …… 211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四集

不可能的邂逅

第　一　章

飞机抵达中正机场的时候，已经是晚间七点半钟了。

午后一场雷阵雨，迫使班机停候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等待起飞，致使飞机误点将近两个小时。

谭智珍原本以为，今天恐怕无法按照预期行程飞抵台湾。也许一会儿机长会走出来宣布今日停飞，必须等到明日天气转好，才能再度登机起航。

但稍后雷雨忽然减缓，一直等候在停机坪的飞机，终于能够顺利起航，于是在晚间七点半钟左右，她总算顺利抵达台湾桃园中正国际机场。

台湾天气不错，比起这时节已接近酷热的新加坡，淡淡六月天，台北的气候算是宜人。

入境后智珍走进机场。一切如她所愿，候机楼内没有寻人的名牌，也没有等着接人的司机，她步履轻盈地穿过候机楼，直接步出机场大门。

事实上，她到台湾的行程原本预定在三日后，当天台湾分公司必定派人到机场等待接机，但过去她飞行世界各地，早已习惯独来独往，有人接机反而让她觉得不自在。所以，她私自将抵台时间提早，反正六月底前到达台湾是董事长的命令，她确实在六月抵台，所以无论六月中哪一天抵达，都没有违背董事长的意志。于是她自行更改

搭机时间，在董事长发现之前，她已经离开新加坡。

一丝笑意掠过唇边，她有些得意、有些窃喜、因为她知道，抛开那重大的“任务”，这几天她有的是“自由”——让董事长找不到人的自由。

迈开脚步，她正打算招来一辆出租车，一部奔驰房车忽然自停车道上移动，车子开到她正前方停住。

智珍疑惑地瞪着这辆挡路的车子，直到驾驶座旁的车门打开——

“谭智珍小姐？”一名陌生男子跨出车外，满脸堆笑。

“您是？”

“敝姓伍，我是马国程先生派来的。”伍志浩从皮夹内取出名片。

智珍接过名片，看到名片上的头衔，是红狮金控高级助理。“很抱歉，”她倩然一笑，“我以为这几天不可能‘会见’任何人，所以我的名片全放在行李箱内。”她拍拍推车上的行李。

“惊扰到智珍小姐，实在很抱歉。”

对方很客气，智珍原本被打扰的不快心情，稍稍释怀。“马先生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到台湾？”

伍志浩抿嘴一笑。“一个星期前利先生已经吩咐下来，务必注意每日各航空公司自新加坡飞抵台湾的旅客名单。”

“听起来，这位利先生待客倒很‘周到’？”智珍似笑非笑。

“利先生跟谭先生的交情不同，再加上您远来是客，所以利先生特别交代，一定要好好招待智珍小姐——”

“很抱歉，我先谢过利先生的好意，但这几天我另外有打算。”

伍志浩的笑容僵在脸上。

“请您代我向利先生致意。”智珍点头微笑。

然后她推着行李车走到一旁，预备招车离开机场。

“智珍小姐！”伍志浩唤住她。

"还有事吗?"智珍回头问。

"能否请智珍小姐告知,您即将下榻的饭店?"

"刚才我已经说了,不希望有人打扰。"她礼貌拒绝。

伍志浩搔搔头,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"如果连智珍小姐的住处都不知道,我怕不好交差。"

智珍笑出来。"那么就麻烦您回报利先生,我会主动与利先生联络。这几天我只想放个假、好好休息,所以我住的地方并不适合告诉您。"

她嫣然一笑随即伸手招车,扬长而去。

伍志浩呆在原地……

毫无疑问,这是个漂亮的女人!

谭智珍非但明艳动人,而且自信十足。虽然来接机前他早已料到,对方会是这样的女性,但谭智珍身上倒没有任何骄恣之气。

"糟糕,连住址都要不到,这该怎么办才好……"伍志浩喃喃自语。

现在他该烦恼的是,回去后要如何跟他的老板——马国程交差!

刚到台湾,智珍住的地方,是位于台北近郊半山上的小镇。

小镇附近有一所私立大学,每到下课时分,镇上惟一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,就塞满了车流和学生。

智珍的临时住所,是一幢漂亮的米白色公寓。

这是她在新加坡的女友回台湾时小住的房子,女友本身就是台湾人,她知道智珍即将到台湾出差,于是大方地将房子提供给她暂住,省去她住饭店的不便与困扰——

其实住饭店并不麻烦,但以那位利先生如此广大的神通,准保不到半天时间,便会查出她下榻在哪家饭店,然后她就不得安宁。

所以,她由衷地感激朋友的大方。

"还有事吗?"智珍回头问。

"能否请智珍小姐告知,您即将下榻的饭店?"

"刚才我已经说了,不希望有人打扰。"她礼貌拒绝。

伍志浩搔搔头,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"如果连智珍小姐的住处都不知道,我怕不好交差。"

智珍笑出来。"那么就麻烦您回报利先生,我会主动与利先生联络。这几天我只想放个假、好好休息,所以我住的地方并不适合告诉您。"

她嫣然一笑随即伸手招车,扬长而去。

伍志浩呆在原地……

毫无疑问,这是个漂亮的女人!

谭智珍非但明艳动人,而且自信十足。虽然来接机前他早已料到,对方会是这样的女性,但谭智珍身上倒没有任何骄恣之气。

"糟糕,连住址都要不到,这该怎么办才好……"伍志浩喃喃自语。

现在他该烦恼的是,回去后要如何跟他的老板——马国程交差!

刚到台湾,智珍住的地方,是位于台北近郊半山上的小镇。

小镇附近有一所私立大学,每到下课时分,镇上惟一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,就塞满了车流和学生。

智珍的临时住所,是一幢漂亮的米白色公寓。

这是她在新加坡的女友回台湾时小住的房子,女友本身就是台湾人,她知道智珍即将到台湾出差,于是大方地将房子提供给她暂住,省去她住饭店的不便与困扰——

其实住饭店并不麻烦,但以那位利先生如此广大的神通,准保不到半天时间,便会查出她下榻在哪家饭店,然后她就不得安宁。

所以,她由衷地感激朋友的大方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"还有事吗?"智珍回头问。

"能否请智珍小姐告知,您即将下榻的饭店?"

"刚才我已经说了,不希望有人打扰。"她礼貌拒绝。

伍志浩搔搔头,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"如果连智珍小姐的住处都不知道,我怕不好交差。"

智珍笑出来。"那么就麻烦您回报利先生,我会主动与利先生联络。这几天我只想放个假、好好休息,所以我住的地方并不适合告诉您。"

她嫣然一笑随即伸手招车,扬长而去。

伍志浩呆在原地……

毫无疑问,这是个漂亮的女人!

谭智珍非但明艳动人,而且自信十足。虽然来接机前他早已料到,对方会是这样的女性,但谭智珍身上倒没有任何骄恣之气。

"糟糕,连住址都要不到,这该怎么办才好……"伍志浩喃喃自语。

现在他该烦恼的是,回去后要如何跟他的老板——马国程交差!

刚到台湾,智珍住的地方,是位于台北近郊半山上的小镇。

小镇附近有一所私立大学,每到下课时分,镇上惟一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,就塞满了车流和学生。

智珍的临时住所,是一幢漂亮的米白色公寓。

这是她在新加坡的女友回台湾时小住的房子,女友本身就是台湾人,她知道智珍即将到台湾出差,于是大方地将房子提供给她暂住,省去她住饭店的不便与困扰——

其实住饭店并不麻烦,但以那位利先生如此广大的神通,准保不到半天时间,便会查出她下榻在哪家饭店,然后她就不得安宁。

所以,她由衷地感激朋友的大方。

迅速浏览一遍资料,回复几封电子邮件后,智珍合上手提电脑,然后闭目养神。

到台湾前,她得到的消息是——红狮金控已放出风声,表明有意竞标捷运工程案的立场——

但是这件事,红狮金控并未事先告知智珍所属的公司——联合营造工程。

她知道,自己此行台湾要达成目的,其实十分艰难。

智珍却忽然笑出来——要令一个"足不出户"的男人点头合作,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但她明白,以董事长的个性,是不可能轻言放弃的。叹了一口气,智珍决定离开小公寓,到附近走走散心,并且了解一下居所周遭的环境。

走在马路上,智珍观察这附近的街道,看起来像是被开发的产业道路,因为原本是山路,所以道路自然曲曲折折,别有特色。

许是因为附近这所大学的学生带来商机,虽然走在半山上,街道上来往行人与车流居然络绎不绝,街道两侧早已布满各式商店与餐馆。

嫌马路上商业气息太浓厚,智珍看到路边开出一条小径,看起来较为幽静,索性拐个弯步人小径。

起初是漫无目的地走人这小径,后来两旁树林渐渐深邃,软泥上铺着一层厚厚落叶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绿草香,这自然和谐的绝妙景色,让来自绿树昌茂之国的智珍,不自觉越走越深人,越来越陶醉,未曾发现小径两旁曾经出现过一道拱门……

她已误人私人领地,却浑然不觉。

直到看见一幢密林深处的两层楼房,她才惊觉自己似乎闯进了私人物业禁区。

但她却又止不住好奇——仅仅瞥了一眼那楼房,楼宇壁面那独

特的石墙，就在她的脑海中烙下了深深印象。

这幢两层楼的屋宇庄严美丽，沉静深邃，矗立在一片绿色的密林中，阳光透过树梢照射到屋顶上，古典的砖瓦折射出黑铜色的沉着，在一片湖绿的景致中，别有一番神圣不容侵犯的意味。

仿佛朝圣一般，智珍小心翼翼、充满探险精神地悄声趋近……

明知这是他人属地，仍掩不住胸口满涨的好奇，驱策着她踏进屋宇周遭那块丰美如羊毛厚毡的嫩绿色草地。

密林深处十分安宁，沉静得宛若午夜凌晨，只有细细碎碎、间断停歇的嘁啾鸟鸣，伴和着沁人心脾的静谧。

智珍明知道她不该在这块私人属地逗留太久，甚至不该四顾张望，探人隐私，但这座深邃幽静如世外桃源的宅院，仿佛有股魔力，让智珍身不由己，深深受到吸引……

仿佛一个小偷，她悄悄踩进草坪中的阴影——

那大屋背面的阳光，在前方草皮投下湖绿色的阴影，翠绿与深邃的湖水绿仅一线藩篱。她就像一名探人私密的小偷，悄默无声地踅进大屋，直到双手能触及屋墙上那一大片冰凉的石板……

那石砌的墙面如一堵厚重的城墙，摸起来坚硬如铁，石块内饱藏点点金属的光泽，让智珍感到自己就像中世纪的旅人，来到一方陌生城池，正思虑着城门不开，该如何进城……

她贪恋地抚摸着这厚实的石板，不禁臆想着，是什么样的主人，竟然会以如此厚实贵重的石料，筑起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？

智珍曾听商场长辈说过，一个人选择住什么样的房子，与他的性格有关，屋子的建材就代表主人的心防，越是厚重坚固，越是难以亲近！与这样的人做生意，一定要先突破他的心防，最好能跟这个人做起朋友——那么一旦登堂入室，这厚重坚固的屋墙反而成为自己的堡垒，别人进不来，你却得到主人的允许，随心所欲进出，做的就是独门生意……

智珍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小说，想象小说中主人翁住的大屋，就像眼前这幢石墙大宅一般。

这幢古意盎然的大宅，让人启发太多想象，智珍的脑子里思绪纷飞，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起来——

咯咯、咯咯——

背后突然传来夹杂着喘息的咯咯声，像是一个人过于惊恐时，哽在喉头的声音。

智珍想到自己是闯进私人宅院，一时间她屏住气息，站在原地凝止不动。

然后，直到后方的怪声消失，智珍终于回头——

她没料到，她看见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。

老人的手指停在轮椅的电动按钮上，他痴呆的眼神，在看到智珍转过头那一瞬间骤然瞪大……

咯咯、咯咯——

老人像是想说话，声音却哽在喉头，半天只能发出咯咯作响的怪声，无法正常运作声带，像平常人一般随意表达。

智珍呆立在石墙边，她同样睁大了眼睛，回瞪着神色惊骇、似乎因为一时间过于激动，导致身体四肢大幅度左右摇摆、剧烈颤抖的老人……

两人就这样瞪视着对方，智珍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她僵立在草皮上，背部紧贴着屋墙那片冰凉的石板，双眼胶着在激烈地摇晃着四肢的老人身上，对这诡异的情景感到一阵阵发寒……

“老太爷！”

一位妇人突然自屋后跑出来，慌慌张张地四处张望着。

“老太爷?！ 您不是在后院晒太阳吗？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——”

妇人像是突然意识到智珍的存在，她停顿说了一半的话，转过头茫然地注视这位陌生的访客……

接着，妇人不但瞪大了眼睛，还张大了嘴巴——

“对不起！我是无意中走进来的，并不知道这里是私人宅院！”智珍打破沉默，心虚地解释。

一开始她确实是无意中走进来的，但在看到这座宅院的同时，她已猜到这一片隐世密林应该是私人土地。

妇人骤然冷静下来，却面带迷惑地凝望她……

妇人脸上那困惑与惊惧的表情，让智珍无比歉疚，她担心自己给屋主带来了骚扰。

她试着微笑，然后深吸一口气。“真的对不起，我立刻就离开。”转身低头，她匆匆走开——

“请等一下！”妇人突然开口说话。

智珍已经走到草坪的阴影外。

“你是……”妇人像有千言万语，但她脸上迷惑的神色却比刚才还要深沉，以致她似乎无从开口。

“我是住在附近的人，因为沿着小径散步，不小心走进来的，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。”智珍只好重复解释得更清楚一点。

妇人张开口，似乎想讲什么，却在看了老人一眼后，仅发出一声叹息。“没关系，只是……只是这里从来没有其他人进来过，所以我和老太爷有一点惊讶，就是这样而已。”

智珍浅浅微笑，感激妇人的宽容。

“你说你是住在附近的？我时常出去买菜，好像没见过你。”妇人打量智珍，观察她的气质，然后问道，“你是附近这所大学里的学生吗？”

智珍笑出来。今天她穿得简便，仅一件白衬衫加一条牛仔裤，脚下趿着一双白色的露趾凉鞋，长发飘飘，气质清新。“我是——”她欲言又止，“我是一个大学旁听生，到台湾学中文的，刚搬到这附近。”仔细解释恐怕会太过复杂，她干脆伪造一个身份。

“你不是台湾人？”

“我来自新加坡。”智珍回答。

“是吗……”玉嫂喃喃自语。

太像了！

这位小姐太像她的孙小姐了！

一举手、一投足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……难怪老太爷会如此激动！

虽然仔细一看，两人其实仍有些微不同，这不同在眉眼口鼻之间，这位小姐生得明艳俏丽，与五官秀气温柔的孙小姐其实有很明显的不同。

然而就算两人一模一样，玉嫂心底也很清楚，眼前这位小姐绝对不会是死而复生的孙小姐！虽然她曾经绝望地祈求过老天爷，祈求着那不可能发生的奇迹会降临在朱家……

但现实终归是现实，这三年来，奇迹从来也没有降临过。

玉嫂慢慢恢复冷静，她意识到，这位小姐与孙小姐毕竟也只是相像而已，她当然不可能是已死去的孙小姐，因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是不可能会复活的，那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。

咯咯……

老人发出咯咯声，玉嫂的注意力转回老人身上。“老太爷，这外头冷，咱们回屋里去吧！”

老人手脚突然晃动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玉嫂问。

老人不断发出咯咯声，同时手脚晃荡得更厉害。

“也许他冷吧？或者，老先生想晒太阳？”智珍忍不住问。

她在大学时学过一门幼儿护理，而她向来认为，老人跟小孩都是一样的。

老人不断晃动四肢，玉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老人险些从轮椅上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